



时光

游晋祠

张兴源

二〇二三年的夏天，来得格外早，也格外闷。黄上高原上的风，似乎也懒得动了，卷着一股子热烘烘的土腥气，粘在皮肤上。小孙子新小川刚从小学的笼子里飞出来，像只刚换完羽毛的雏雀，浑身是使不完的劲儿，成天在屋里屋外扑腾，嚷着要去看“外面的山”。妻子在一旁看着我，眼神里是几十年不变的、温润的沉默。我知道，是该出去走走了。不是去什么名山大川，就找一个有古树、有流水、有老故事的地方，让心静一静。念头一动，便想到了晋祠。山西、太原，那是延安的东邻。梁衡先生那篇著名的《晋祠》，早已被请进中学《语文》课本，成了殿堂里的范文。我一个陕西作家再去写它，好比在名厨做好的席面上再添一勺自家腌的酸菜，弄不好就唐突了。可转念一想，文章本是各人心中景、笔下情，他写他的晋祠，我游我的晋祠，两不相碍。于是，在一个晨光初透的早上，我便开着我的车，“组团”出发了。

车过黄河，景象便渐渐不同了。陕北的塬、梁、沟、峁，是浑朴的、苍黄的，像老祖父脸上刀削斧凿般的皱纹，默默地承受着千年的风雨。而一入晋地，山势便多了些曲折，沟壑里似乎也藏着更绵密的心思。田畴阡陌，绿意更浓些，但那绿，也仿佛浸染了一层历史的青灰。小川趴在窗边，兴奋地指着陌生的作物，问东问西。这让我忽然想起自己如他这般年纪，正在志丹县张渠的山巅上放羊。那时的“外面”，是望不到头的群山和羊群踩出的小道；他今天的“外面”，是高速公路和导航地图上的一个个光点。时代给每一代人划下的“外面”，竟是如此不同。

抵达山西太原，已是午后。暑气被层层古柏滤过，落到身上，竟有了一丝荫凉的体感。下午在太原转了转，一夜安睡。

世人多以柳宗元《黔之驴》评驴，笑它外强中干、自不量力、愚钝无用。就连蒋介石也受此寓言影响。某部影视剧中，他怒斥同乡下属戴笠时，竟弃了惯用口头禅，只厉声喝道：“你不是浙江人，你是贵州的一头蠢驴！”由此可见，《黔之驴》的刻板印象，早已深入人心。

但在我出生的陕北小山村，在物资匮乏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，毛驴从不是寓言里的笑柄，而是农家患难与共的亲人，更是撑起一整个家的脊梁。

那时村里没有农机，没有自来水，春耕秋收、饮水度日、碾米磨面，全靠一头毛驴撑着。它不挑草料，极少生病，驾辕拉车、耕地打场、山下驮水、拉粮送粪，样样农活都扛在身上。一副瘦弱的身軀，驮起一家人的温饱，扛起苦日子里最实在的指望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毛驴除了包揽繁重农活外，还担负着一项格外重要的使命——接亲、送亲。我们那边把接亲的叫作“迎人的”，送亲的叫作“送人的”。无论迎亲还是送

第二天上午便去晋祠。入口处人流熙攘，多是如我们一般的寻常游客，也夹杂着身着汉服的年轻男女，衣袂飘飘，给这古老的庭院染上几分流动的彩晕。后来才知，正赶上了这里的“古庙会”。这倒巧了，静穆的古迹与鲜活的热闹撞在一起，正是我要看的那个“活着的历史”。

迈进门檻，心便一下子沉静下来。梁衡先生文中那“巍巍的”山、“森森的”树，此刻不再是文字，而是扑面而来的实证。然而，我最先被打动的，却不是那鼎鼎大名的圣母殿，而是路旁几株默默伫立的周柏、唐槐。它们真是老了啊。老得树皮皴裂如铁，老得枝干虬曲如龙，老得中心已然空洞，却偏偏又从侧旁爆出一丛苍翠的新枝，倔强地指向天空。我走近一株最显苍古的树，伸手抚了抚它粗粝的躯干。掌心传来的，不是木头的温凉，而是一种时间的硬度与温度。妻子也轻轻“呀”了一声，说：“这树，怕是见过李世民吧？”

她这一句平常话，却像一把钥匙，啵当一声，为我打开了晋祠最深的那扇门。是的，李世民，那个在我的家乡陕北，也曾跃马横槊的秦王，那个开创了煌煌盛世的唐太宗。贞观二十年，他来到这里，写下《晋祠之铭并序》。此刻，我脚下这方土地，也许就曾印过他的足迹。我的思绪一下子飞远了，从这晋水之滨，飞回延安的黄帝陵，飞过莽莽河山，落在中华民族那深不见底的根脉上。我们陕西人，常以“秦”自傲，骨子里是“赳赳老秦”的硬气；而眼前这晋祠，供奉的是周成王的弟弟叔虞，流淌的是“晋”文化的源头，那是一种更早的、源于宗法礼乐的典雅与深沉。秦与晋，仿佛中华文明脊梁的两侧：一侧是开疆拓土、律法森严的筋骨；一侧是封建亲戚、拱卫王室的血脉。它们毗邻而居，时而“秦晋之

亲，婆姨们都骑在驴背上，由自家男人牵驴前行。唯有新媳妇格外惹眼，同样骑着毛驴，头上却笼着红艳艳的绸布，在一队毛驴间显得喜庆又庄重。新媳妇骑的驴，多由新郎的弟弟牵引，就这样安安稳稳走着，驮着喜气，驮着新娘，驮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也驮着一村人的祝福，在乡间小路上，踏出一段段热热闹闹、朴朴实实的姻缘。

最难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业合作社的岁月。村里人吃水，全靠毛驴去山下水井驮运。两只灌满泉水的木桶挂驴背上一搭，本就缺草料，负重累累的毛驴，便硬打精神往家赶。那时人都吃不饱，驴更是瘦骨嶙峋。有些毛驴实在撑不住，走到半路“扑通”一声卧倒在地，大口喘着粗气，浑身淌满汗水，半晌都无力站起。若是跟着驮水的是八九岁孩童，十来岁少年，顿时手忙脚乱，急得哇哇大哭。哭声回荡山间，藏着说不尽的辛酸与无助。那一幕深深刻进岁月深处，如今一想起来便鼻酸流泪。

后来生产队拆分为村民小组，

好”，时而干戈相向，最终却血肉交融，共同撑起了华夏的苍穹。我这延安老汉，此刻站在太原的古祠里，竟有一种奇异的“归家”感——不是归于一姓一地的家，而是归于一个更加辽阔、更加悠远的文化故乡。

小川耐不住这沉默的思索，早已拉着奶奶，循着水声跑到“难老泉”边去了。我缓步跟上，只见一泓碧泉，清澈见底，泉眼吐汨汨不息，果然“难老”。泉边有碑，述其典故。这泉水千年不涸，滋养一方，被奉若神明，甚至还有为它举办的“难老河会”。我看着那晶莹的泉水，忽然想起我家乡的杏子河。那也是条永不干涸的河，只是到了枯水季，河床裸露着青白的石头，像大地裂开的唇。童年放羊时，最快乐的莫过于在雨后蹚过那浅浅的、浑浊的流水。晋祠的泉，是永恒的、神圣的、被供奉的；我故乡的河，是季节的、温顺的、与牛羊共饮的。水也要，树也要，南北的不同，其实是命运的不同。而这不同的命运，却同样被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所深爱、所依赖。这大概就是所谓的“地气”吧。晋祠的地气，是氤氲在永恒泉水和参天古木间的王侯气、文翰气；我陕北的地气，是蒸腾在黄土沟壑与信天游旋律里的生民气、山河气。没有高下，只有滋养出的魂魄各异。

走进圣母殿，那著名的宋代彩塑，便庄严地立在昏蒙的光线里。侍女们的神情体态，果然栩栩如生，顾盼有神。然而，我的目光却更多落在那些无名工匠可能留下的指纹、刀痕上，落在殿角斑驳的彩绘、檐下悄然的蛛网上。真正的历史，或许不只属于被供奉的圣母和被歌颂的唐宗，更属于无数个没有留下名字的“她”和“他”。就像我家乡那些在窑洞里纺线、在塬上锄地的婆姨女子，她们一生的悲喜，同样构成历史最切实的内里。殿外隐约传来庙会的鼓乐声，有龙腾狮舞，有汉服出行。这现代的喧腾，与殿内古老的静默，仅一门之隔。历史从



未死去，它只是换了一副面孔，在人间继续灼热着。

夕阳西下时，我们登上晋祠后的悬瓮山。回头俯瞰，整个晋祠尽收眼底：殿宇错落，古木参天，晋水如带，游人如蚁。晚风拂来，带着柏叶的清香和远处市声的微茫。小川玩累了，偎在奶奶身边，安静地看着夕阳给圣母殿的琉璃瓦镀上最后一道金边。妻子轻声问他：“今天看见什么了？”小川想了想，说：“看见好多老树，还有不会老的泉水。”顿了顿，又补充道：“还有好多古代的人，好像……好像也没走远。”

孩子的话，最简单，也最通透。是啊，都没走远。叔虞没走远，李世民没走远，那些塑像的工匠、种树的古人、歌咏的诗人，他们的气息都融在这山、这水、这风里了。我们今日之游，不过是这绵长气息中一次短暂的吐纳。梁衡先生的文章，是给晋祠拍下的一帧角度绝佳、光影完美的肖像；而我这昏零碎的感受，则更像是一个远道而来的亲戚，在老祖屋的院子里坐了一下午，摸摸砖，看看瓦，听听风声，在心里与自己家的院子比对比对，然后带着一身同样的尘土，安心地回去。

归途的车上，小川已然睡着。妻子靠着车窗，也阖了眼。夜色如墨，将白日的景象一一收纳。我手握方向盘，毫无睡意，心里却异常的平静、饱满。这一次晋祠之游，我未曾着意去描摹它的建筑之美、园林之秀、泉水之冽，那些，梁文已臻化境。我看到的，是一个时间层叠的深邃，照见了秦晋之别，古今之续，乃至一个放羊娃与一座皇家祠庙之间，那看似遥远、实则同根的精神联结。文章到此，也该搁笔了。窗外，北斗星正亮，指向北方，也指向我来时的地方。那儿，有我自己的“晋祠”，它或许没有雕梁画栋，没有千年古柏，但它同样接通着地气，同样在沉默中讲述着属于自己的、永恒的故事。

驴蹄印里的匆匆岁月

崔亚樵

大锅饭变成“小锅饭”，打破了“精耕细作，悠悠遑遑”混吃等喝的日子，毛驴的处境也渐渐好转。再后来包产到户，村民日子慢慢向好，毛驴总算熬出了头，被主人细心照料：添精料、饮清水、梳皮毛，一头头养得膘肥体壮、毛色油亮。再去驮水时，它们步履稳健，稳稳驮着两桶清泉，轻快地扬起四蹄，再也不曾因疲惫卧倒在半路。反倒是年长的赶驴人累得气喘吁吁，跟不上毛驴的脚步，索性一手拽住驴尾巴，借力才勉强跟上。

你待毛驴一分好，它便以十分相报。春去秋来，寒来暑往，毛驴默默相伴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成了农家不可或缺的人伴。一瓢瓢井水、一担担粮食、一缕缕烟火，都浸着它的血汗与功劳。它沉默无言，却功不可没。

如今山村早已换新颜：退耕还林，果树满山，水上了堰又入了户，机械彻底替代了畜力。家家户户大多乔迁新居，喂驴的人家越来越少。可老院里空荡荡的驴槽、破旧的驴棚，磨得光滑的拴驴桩，依旧静静伫立，仿佛还在诉说着当年人与驴相依相伴的时光。

前几日看到一则视频新闻：甘肃

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，蹲在离世的三十岁老驴旁，一遍遍抚摸着驴身失声痛哭：“我的宝驴娃啊……”让人瞬间泪目。视频最后，老人在前面拉着载有毛驴的架子车，家人在后面缓缓推着，挖坑将驴厚葬。只有从农村走出来、与毛驴共过患难的人，才懂这一声呼唤里藏着多深沉的情意。那不是牲畜，是一起熬过苦、扛过难、守过家的亲人，感情朴素纯粹，却滚烫入心。

寓言里的驴，只是文人笔下的意象。而陕北乡间的驴，勤劳、忠厚、隐忍、坚韧。它们用一生陪伴农家，用一身力气撑起苦日子。它并不愚蠢，更不是自不量力，它是苦难岁月里最可靠的伙伴，是一代人心底最温暖、最难忘的乡愁。

驴影虽远，深情未减。那段与驴相伴的旧时光，早已刻进血脉，化作一生不散的牵挂，在岁月里永远温热、永远明亮。

天地悠悠，岁月匆匆。那些深深浅浅的驴蹄印，早已印在山路上，埋在田地里，刻在时光里，烙进记忆里，混杂在乡愁里，似乎不曾远去，不曾褪色。

寓言里的驴，只是文人笔下的意象。而陕北乡间的驴，勤劳、忠厚、隐忍、坚韧。它们用一生陪伴农家，用一身力气撑起苦日子。它并不愚蠢，更不是自不量力，它是苦难岁月里最可靠的伙伴，是一代人心底最温暖、最难忘的乡愁。

驴影虽远，深情未减。那段与驴相伴的旧时光，早已刻进血脉，化作一生不散的牵挂，在岁月里永远温热、永远明亮。

天地悠悠，岁月匆匆。那些深深浅浅的驴蹄印，早已印在山路上，埋在田地里，刻在时光里，烙进记忆里，混杂在乡愁里，似乎不曾远去，不曾褪色。

那个春天，对我们来说，是下乡后的一次劳动磨砺，也是一次精神的垦荒。我们在洛川的塬上，弯下腰，流着汗，锄头之下，野草除去，麦苗茁壮。而我们自己，那些青春的迷茫与脆弱，也仿佛被这厚重的黄土一层层覆盖、压实，从身体里，生长出了一种植生的、却异常扎实的东西。那一百三十多斤的麦子，是收获，更是我们与这片土地、与那双手的主人结下的契约。它沉甸甸地坠入记忆，成为我们一生取用不尽的、关于土地与成长的生命寓言。



黄土风情

陕北民歌注(节选)

史小溪

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

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^①，咱们见面容易拉话话难。一个在山上一个在沟，咱们拉不上话话招一招手^②。……

信天游《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》，被认为是陕北原生态信天游中的经典代表作品，像遥远的时候那股流淌在人的心里。它共有三段，属陕北民歌叙事抒情小调中古朴苍凉一类。词语朴实洗练，旋律高亢悠长，浸润着陕北北部一带浓郁的风貌风情。

陕北高原支离破碎，沟壑纵横交错，梁峁绵延起伏，更北部的荒凉沙野，沙蓬疏疏落落散落其间，人烟稀少，空阔寂寥，人际交往被地理隔离，好似“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”永难相交，一个在山上一个在沟状况，拉话话难的思念悲情意象一样……与生俱来就衍生出一种无形的孤独感！

爱情是陕北信天游里永恒的话题。空旷山梁上，悠扬着他们纯朴善良的生命活力和苍凉诗意，传递着原生态的爱情、亲情。羁旅游客与过往路人，听着如许曲调动听、旋律悲凉、情感流淌深沉、心理活动展示丰富细腻之歌曲，不能不停下来，浮想联翩，目光巡视这片但闻歌声响、空山不见人的寂静荒野：最原始的、原汁原味的才是最本真最美的；最纯朴真诚的东西才是最有魅力的。纯真是陕北文化的血肉和灵魂，也是普通山民、劳动者们的精神家园，体现着陕北的古老民族文化元气。这首《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》小调，是正在寻找的爱情，也是已经开始失去的爱情。主人公内心压抑着无法排解的忧伤情绪，在荒凉寂寞的山梁上，无奈、悲痛，回味着逝去的纯真爱情，茫然若失，思念、悔怨、祈盼……

自古以来陕北严酷的自然生存环境，决定了她骨子里倔强蛰伏着的一种悲苦意识，也沉淀出浓厚的悲怆苍凉意蕴。那些歌尽管五花八门，却都有常人一旦闻之则叹息的深重忧伤。我更感觉这首民歌也许是失恋的青年后生唱给他的心上人的，抑或是离别还是什么生活的不幸。此曲最后两句“瞭见了村村瞭不见人，我泪蛋蛋抛在沙蒿蒿林”，是对他失恋悲剧的概论。（沙蒿是生长在沙漠野地的一种非草本也非木本的植物，簇簇丛丛，高不过尺八，黄绿小花，籽粒碎小特性柔韧，压成面搅和在杂面、荞面中，绵长坚韧，可食之。）

陕北老民歌手孙志宽是这首信天游最早的原唱者。在1986年全国首届青年民歌、通俗歌曲大赛上，孙志宽曾荣获“金孔雀杯”奖，让这首信天游通过电视直播家喻户晓、名满天下。孙志宽纯粹“野路子”的嗓音，高亢圆润，伤感徐缓，唯美动人，让人听得怦然心动。

①一种最常见的带有三道蓝色条纹图案的毛巾，过去农人地里干活都喜欢戴在头上，阻挡土渣尘埃、擦汗水，实用。民歌，民间之歌也。陕北，梁峁连绵、沟壑纵横，陕北民歌也像山峦沟壑起伏悠扬。信天游是民歌小调其中的一种，形式特征是：每两句一押韵，多为前一句比兴，隐喻或象征，形容，后一句点破主题。或反之，如：“谷地里高粱一般般高，人里头挑人就数妹娃好！”“发一回山水冲一层泥，交一回朋友蛻一层皮。”抒怀言志，倾吐心声，兴发于此而又归于彼。此句是用米比喻：羊肚子毛巾上三道直直的蓝线永难相交，你我两个人的心灵怎像这儿线这么隔膜难以共融呢！

②陕北高原的山川地貌沟壑纵横，坡洼相嵌，梁峁连绵，故山曲唱和中多有山、洼、梁、峁、沟、涧、台等语。两个曾经相爱的人“一个在山一个在沟”，近在咫尺，却又不能相见，“拉话话难”“招一招手”，伤心的泪蛋蛋抛落，昭示两个人之间心理上的疏远和无奈。

打酸枣

叫一声妹妹快呀么快些走，提溜上你那个蓝蓝^①咱们去打酸枣。酸枣酸枣来酸枣枣甜，哥哥我^②打来妹妹你快些捡。……

酸枣，是陕北山畔、山沟、山坡、山崖（崖，陕北人读：nái）上到处可见的一种落叶小灌木。（在陕北志丹县有一棵酸枣树因年代久远长得有小盆口粗细，高过丈余）其枝干深红或灰褐，小枝有直刺和弯钩刺。果实艳红，椭圆形，小者比黄豆粒大，大的有小拇指指腹大。味多酸甜或酸苦、酸涩。酸枣是嫁接枣树的良好砧木，核入中药。

每年深秋季节酸枣红熟的时候，陕北人在空隙时间有结伴上山打酸枣的习惯。此首《打酸枣》是在民间不断传唱中逐渐形成的，在陕北、晋西北、内蒙古中西部流传广泛。（打酸枣）民歌，描述了一对青年夫妻质朴热烈的爱情故事，生动地表现出陕北人打酸枣的快乐劳动场景，这是陕北民歌中为数不多的表达喜悦、欢愉、快乐心声一类的代表性歌曲。歌词共5段，每句后面都伴随有陕北活泼、欢快、调皮的土语曲调，如“这一山山望见那一山高”，每段唱词后都缀有一句“啊么唧唧尔、哟哟哟哟”，或“啊么唧唧儿哟”。

有人把文学艺术的诗意、情趣，哲理说成是它的三要素。（魏书·茹皓传）“树草草木，颇有野致”，张扬说是一种野趣、童趣、性趣。史上一些评论西汉女文学家班婕妤（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固的姑姑）《捣素赋》诗篇是：“盼睐生态，动容多致。”其实说的也是兴趣、兴致。

情致情趣，彰显的是它浓郁的人情味，地域风味。这首曲子带有强烈的陕北乡土气息，情趣盎然，自然朴素，热烈奔放，宛若天籁，曲调异常优美。乃至带有点拙朴的野趣。加之耳熟能详的陕北方言土语穿插点缀：如“哎——驾”“啊么唧唧尔哟哟、哟哟”，游刃有余，轻车就熟，叫人听得咋舌、神往。现在陕北、晋西北多地传承此曲时在保留经典韵味的基础上，多有改编，融入当代艺术因子，凸显出它的多姿多样、新颖活力。但民众依然最喜欢它那种远古洗涤打磨下来的原生态古韵，清新奔放，质朴超脱，若司空图《诗品二十四则·自然》中所说，“如逢花开，如瞻岁新”“幽人空山，……悠悠天钧”。

陕北清涧县民歌手苏文，佳县民歌手任老汉（任卫红），都是唱这首歌的高手，为传承推广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出积极奉献。苏文，1988年出生于黄河畔普通农家，初中毕业后先后做过厨师、泥塑匠，后转向陕北民歌。2013年，开始在山东卫视、安徽卫视、中央电视台的《民歌中国》《星光大道》演唱。2016年8月，力夺《中国农民歌会》西北五省年度总决赛冠军，获“农民歌王”称号；2017年9月，获陕西省第三届“陕北民歌大赛”“十大歌手”之首。2025年，随团参加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共中央国务院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。陕北民歌的核心是自由、达观、不屈、坚韧，与苦难抗争，苏文深谙这些。他气质豪迈热情，嗓音高亢嘹亮。他的歌声宛若一阵黄土高原的劲风，荡涤听众的心灵。他为人称道的唱曲《走西口》《蓝花花》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》等歌曲，极富穿透力，或若大江澎湃，长风寥寥；或若疏野飘逸，萦绕低回，使听众感受到深邃的艺术魅力。

①提溜上，陕北土话。提溜：提上、拿上。蓝蓝：类似篮子，比较精致，当地农家用红皮柳、桤柳、荆条等灌木枝条编织。

②陕北人口语中“我”字的发音有多种：最北部榆林、横山、三边一带发音笨拙，但基本接近普通话的“我”；大理河、无定河一带的绥德、子洲县，“我”的发音，近似于“饿”无限趋近（像高等数学中把一根四方木微分原理分解，不断削去四角、再削去八角……如此无限往复循环，即无限趋近于圆木“饿一啊”）；米脂一带类似“三声重音”“饿”；中南部的安塞、延安河流域及甘泉一带，其发音是“饿一卧”的无限趋近……此曲在陕北北部黄河西、东两岸的佳县、吴堡、临县、柳林一带最为流行，如果用当地“饿”（“饿一昂”无限趋近）来发音，听起来效果也甚好。

那年春，学锄麦

王凤桐

那是一九六九年的春天，也是我们北京知青到洛川县插队的第一年。

洛川是延安的小麦主产区，塬上的田地铺展开，大半都种着麦子。对这里的农民来说，春天地里最要紧的农活，就是麦田管理，而锄麦，正是其中最费力气、也最见真功夫的一关。

我们是从城里来的，穿的是胶鞋，拿的是书本，突然站在这片厚实的黄土地上，看着那一望无际正在拔节的麦苗，心里既好奇又忐忑。那时候，我们连麦苗和野草都分不清，真不知道自己这双手，能不能把这一片绿浪打打好。

真正下地，才尝到其中的苦头。手里的锄头一起一落，却怎么也掌握不了分寸，总是把嫩绿的麦苗当成野草连根切断，地里留下满地的杂草。一天下来，掌心磨出亮亮的水泡，火辣辣地疼。行距太窄，麦苗太密，我们只能弯着腰，一步步往前挪。脚稍微挪动的动作大，就

是一片麦苗倒地；锄头稍不留神落重，又切断了小麦娇嫩的根茎。心里那点最初的好奇，渐渐被一种笨拙的沮丧代替——莫非我们这双手，除了握笔，真的就一无所能？

就在我们最狼狈的时候，老乡们伸出了手。我尤其记得，老农冯大伯蹲到我身边，没说话，先是看了看我锄过地，又轻轻托起我那只磨出水泡、沾满泥土的手。然后，他把自己那双手伸了过来。那是怎样一双手啊，手掌像老树皮一样皴裂，布满铜钱厚的老茧，指节粗大变形，却透着岩石般沉稳的力量。他轻轻握住我躲闪的手，连同我手中的锄柄，一并包裹在他温热、粗糙的掌心。

“梧桐，看地，别看天。”他的声音低沉，带着浓浓的鼻音，“锄头要贴住地皮，像给它挠痒痒，劲是送的，不是砸的。”他的手带着我的手，将锄头轻轻送入土中，手腕微妙地一抖，一丛杂草便连根而起，而旁边的麦苗，却纹丝不动。那一刻，我的

手掌传来土地般的温热。我忽然感到，通过这双手，某种厚重而踏实的东西，正从这片土地，从他几十年的岁月里，汨汨地传递到这个城市学生笨拙的肢体中。这不仅仅是学一门农活，更像是一种沉默的交接。

每天天还没亮，生产队长就敲响了上工的钟声。那种声浑厚，带着铁器的凉意，从大塬的深处传来，穿透清晨的寒气，一声声，敲在每个人的心上。它似乎不仅在召唤我们走向田垄，也仿佛在催促着我们这些从城市移植来的稚嫩根苗，必须在这场春风与黄土的淬炼里，尽快找到活下去的力量。我们扛着锄头，迎着刮脸的晨风出发。春风凛冽，却吹不散我们身上越来越像老乡的那种沉默的韧劲。

那一年的春天，天气格外不顺当。倒春寒、春旱、大风轮番肆虐。但我们和老乡们一起，没有退缩。顶着风沙，一遍又一遍地锄地。锄头起落之间，我渐渐品出些别样的滋味。锄去的是，争夺养分的杂草，或许也在不知不觉间，锄去了我们身上的娇气、浮躁



走过青春

与不切实际的幻想。土地用最直白的方式，教我们分辨何为有用，何为多余。这个“锄”的过程，是向外的清理，更是向内的打磨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到了收获季节，生产队的小麦亩产竟然达到了一百三十多斤！在那个靠天吃饭的年代，这无疑是一场大丰收。看着场上摊开成片的金黄麦穗，老乡们笑得合不拢嘴，激动地指着他们说：“北京学生来了，咱们小麦大丰收！北京知青给咱村带来福气啦！”

那个春天，对我们来说，是下乡后的一次劳动磨砺，也是一次精神的垦荒。我们在洛川的塬上，弯下腰，流着汗，锄头之下，野草除去，麦苗茁壮。而我们自己，那些青春的迷茫与脆弱，也仿佛被这厚重的黄土一层层覆盖、压实，从身体里，生长出了一种植生的、却异常扎实的东西。那一百三十多斤的麦子，是收获，更是我们与这片土地、与那双手的主人结下的契约。它沉甸甸地坠入记忆，成为我们一生取用不尽的、关于土地与成长的生命寓言。